

再談「噍」「嚼」兩字的 粵語音讀

陳永豐

古文「嚼」「噍」同音，我們可以找出很多例證。先從其作為偏旁的聲符來看，《說文》：

「噍」，齧也，從口焦聲。嚼，噍或從爵。

「譙」，譙謔也，從言焦聲，讀曰嚼……

從《說文》這兩個例子，我們可知從聲符「焦」的字，音讀是與從「爵」相同。我們還可舉一個循環例證，說明「爵」與「焦」的關係。

「爵」：《左傳》隱公元年傳：「故不書爵」，服注：「爵者醕也，所以醕盡其材也。」爵與醕音聲相近，假借而為「焦」字，《說文》：「焦，

盡也。」

從這三條資料，可得出這樣的結論：爵、嚼、噍、譙、醕、焦六字同音。

「爵」字於《廣韻》屬入聲藥韻，「焦」字屬去聲笑韻，何故去入二聲在上古會是聲讀相通的呢？顧炎武認為「入為閏聲」，可派進平上去三聲。^①段玉裁認為，古「去」「入」為一類。^②總之，去入二聲在上古極為密切，好像「削」（藥韻）從「肖」（笑韻）得聲，躍（藥韻）、耀（笑韻）同用一個諧聲偏旁，就知去聲與入聲，上古時自有其相通相近處。

「焦」與「爵」在聲音上既有如此密切的關係，所以，由這兩個聲符偏旁所表示的同一個詞，便有兩個不同的書寫形式。^③而這兩個不同的書寫形式，其實在兩漢已經同時流行着。《說文》於正篆下收錄了「噍」字，故「嚼」字只可作為異體而附在「噍」字下，但反觀漢人文章，用為「齧也」這個詞的字，反以「嚼」字為多，如：

代替，因此，習用粵語的人，往往會把「都」和「也」的概念混同起來，不自覺地以「都」代「也」入文。如：

(1)我和他雖然很久沒見面，偶而我都會想起他。

(2)父親年紀大了，性情變得隨和，對別人的要求都不再那麼高了。

以普通話的標準來看，上舉二例的「都」

字都用錯了，應改為「也」字才切合句意。我們平日以粵語交談，「都」可兼有「全部」和「同樣」二義，然而在書面語中，「都」、「也」必須分別清楚，否則該用「也」的地方，卻以「都」代替，這樣便會弄出語病來了。

① 見呂叔湘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，頁153，北京，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。

② 同上書，頁522。

桓譚《新論》：「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，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。」

《後漢書·五行志》：「桓帝末京都童謠：嚼復嚼，今年尚可後年饒。」

以上兩例的「嚼」字，都是有「齧也」之義，而且與「笑」「饒」協韻，「笑」「饒」在《廣韻》中都是與「噍」字同部，所以，除了在聲符作為諧聲偏旁的比較中說明了「嚼」即音「噍」外，我們還可在兩漢韻文中找到了二字實際相通的例證。《說文》在「譙」字下云：「讀曰嚼」，便很明確地說明了「嚼」字在許慎的時代確實是存在而通行的，而且，它更有取代「噍」這個較古的字的趨勢。^④

至於「嚼」「噍」二字，經過了一個產生大量去聲聲讀的時期^⑤，至宋人編《廣韻》時，便獨立出一個去聲聲讀和一個入聲聲讀：

噍：嚼也，才笑切（笑韻）。

嚼：啞嚼，在爵切（藥韻）。

但我們得考慮一點，《廣韻》非一時一地所作也，其間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所以《廣韻》一書，並非單純地反映了大中祥符期間宋人依聲定韻的準則，我們在《廣韻》的序言中，便可看到歷年來對《切韻》的不斷增字所達致編《廣韻》時作為一個基本範本的情形：

……以上八人同撰集，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，關亮增加

字，薛岫增加字，王仁煦增加字，祝尚丘增加字，孫愐增加字……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，悉纂略備載卷中。

可見，今傳的《廣韻》，非一日所成。它以《切韻》作基礎，不斷地加上了各個時期的新增加字，才達到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之數，後來陳澧基本上把新增加的字作了一個考定的工作，其言曰：^⑥

案封演《聞見記》云：陸法言《切韻》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，然則《廣韻》增加者，一萬四千三十六字。

陳澧運用他的方法^⑦，大約也考定出《廣韻》中何者明顯是後人所增加，在此，則知《廣韻》中一字重見的現象，實有古今音殊、南北韻異等複雜因素存焉。回過頭來，我們再從《廣韻》隸字歸部的內部規律來看「嚼」「噍」二字的變化：

	(藥韻)	(笑韻)	
在 爵 切	{	嚼：擗蒼曰	} 子肖切
		白色也。	
		嚼：炬火。→ 嚼：火	
		嚼：啞嚼。→ 噍：嚼也 才笑切	

在「嚼嚼嚼」這一組同音字羣中，「嚼嚼」二字皆增收了新的去聲音讀，而且讀去聲與讀入聲並沒有意義上的分別，這分明不是由一種「兩聲各義」^⑧的原則做出來，只是後人感於音讀的變化，而增附了的新增加字而已。所以，循着當時聲讀規律的發展，「嚼」字也應如

同「嚼嚼」二字，有一個跟「噬嚼」意義一樣的去聲音讀。只是嚼之讀為去聲，在當時人口中，根本就是與噍字相同，其為當時編書之人所省去乎？抑或偶然失收乎？只嘆文獻不足徵，於今亦難下定論。但總而言之，嚼必有一音讀如「噍」是無可置疑。所以，恕齋先生在《「噍」和「嚼」字的粵音》一文中認為《廣韻》顯然是把「噍」「嚼」看成兩個字，實是未考慮到《廣韻》內部有這樣複雜的情況。

我們再看較為後期的韻書和字書。《集韻》於去聲「笑」部中收「噍嚼」二字，云：「齧也，或從爵。」「藥」部收「嚼噍噍」三字，云：「噬也，或作噍噍。」《類篇》於「嚼」字下云：「子肖切，齧也，又才笑切，又疾雀切，噬也。」於「噍」字下注云：「又子笑切，齧也，又才笑切，又疾雀切，噬也。」明顯地丁度與司馬光對「嚼」「噍」二字，都只是當作異體字來處理。從歷史的發展上來看，「嚼」「噍」二字從來都沒有分別，我們不能因為《說文》的篆字中只有「噍」音才肖切，便不承認「嚼」亦音dziu⁶的事實，反過來，我們亦不能因為今音的「嚼」字讀dzœk⁸，便否認了「嚼」字在歷史上一直有讀作去聲的地位。「嚼」字一音dziu⁶，一音dzœk⁸，在《廣韻》中，正反映了其演變的痕跡。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- ① 見顧炎武《音學五書·音論·卷中》「入為閏聲」條。
- ② 見段玉裁《六書音韻表》表一「古四聲說」。
- ③ 這裏所謂的書寫形式，就是文字學上所謂的異體字。
- ④ 《說文解字·序》云：「今敍篆文，合以古籀。」段注：「故必先小篆也……此全書之通例也。其變例則先古籀，後小篆。」所以「噍」字無論是篆文或是古、籀，都較「嚼」字為古。
- ⑤ 段玉裁云：「洎乎魏晉，上入聲多轉而為去聲。」王力《漢語語音史》亦云：「上古也有四個聲調，那是平、上、長入、短入。魏晉以後的四聲則是平上去入。魏晉時代產生去聲。」
- ⑥ 見陳澧《切韻考》卷一。
- ⑦ 陳澧考定「增加字」的方法，可參閱張舜徽《切韻增加字略例》（收入1988年齊魯書社出版《舊學輯存》中）。
- ⑧ 「兩聲各義」，是顧炎武在《音學五書·音論·下》裏所立的界說，說明由意義不同所引起聲調轉變的現象。